



秋色匝地

◎陈顺源

## 南通苍颉庙联译赏(外一篇)

◎钱泽麟

为撰写《滇行散记》中孙髯翁《大观楼联》，参阅《特长楹联选粹》书(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出版)，发现清末民初顾曾烜撰写的《南通苍颉庙》联，仅引用庙联名。拙文刊出后，曾请黄俊生先生请教市楹联协会同仁，南通苍颉庙在哪里？可知作者顾曾烜？都说不知。本文拟引全联译赏，再请教于大家。

“自书契创兴，梵右行，伽卢左行，卓彼轩史，为中土生民治察所由。其时作者二人，何以同官沮诵，纪载弗传焉。惊风雨，泣鬼神，盖独享盛名久矣！凡学童肄习，籀大篆，李斯小篆，粲然壁经，皆古文奇字孳乳而出。于法祀之百世，岂惟故里利阳，馨香无匿也。节春秋，致工祝，既遍称殷礼宜哉！”

此联后有说明：“苍颉庙，在江苏南通市，祀苍颉。”

苍颉，即仓颉，传说为远古时代始创文字的人。黄帝时为左史，或说系古帝。《世本·作篇》：“黄帝使仓颉作书。”

上联概述苍颉造字的有关传闻，曲折有致，颇为入神；下联评论苍颉之功绩，词简意赅。显见作者笔力劲健而有波澜，却又给人以举重若轻之感。作庙祀楹联，极为得体。

书契：犹言文字。《书序》：“古者伏羲氏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”《释文》：“书者，文字。契者，刻木而

书其侧。”

梵右行：梵文由左至右书写，伽卢文由右向左书写。

作者二人：沮诵和苍颉二人合称沮苍，相传都是黄帝的史官，始作文字。《世本》：“沮诵、仓颉作书。”

“惊风雨”二句：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：“苍颉作书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

籀：籀文。古代一种字体，就是大篆。李斯，秦代大臣，楚上蔡(今河南上蔡)人。累官至丞相。以小篆为标准，统一文字。

壁经：汉武帝时，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扩建宫室，在夹壁中发现古文经传多种，有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等，都用蝌蚪文书写。

利阳：利阳亭。东汉地属衙县，在今白水县东北，传为苍颉故里。《皇览》：“有苍颉冢在利阳亭南，坟高六丈。”

殷礼：盛大的祭祀。

作者顾曾烜，清末，民国时人。生平不详。

### 康有为与张謇对联

当年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北上赴京，途中特意经江苏南通，拜访状元张謇。张謇知道康有为很有才学，想出联试探一下康举人。有人认为不妥，因为对联比诗要难多了，不要使人举人为难。张謇懂得康有为擅长对联，他知道

康有为曾对上难联的趣联：古时候有个和尚，为了炫耀自己的才能，别出心裁地出了个鳄鱼联征对。联曰：“恶溪恶鱼韩退之退之”。其联包含着一个典故，即《韩愈祭鳄鱼文》。(韩愈字退之)前一退之指韩愈，是名词，后一退之是动宾词组，指遣退了鳄鱼。千百年间无人能对，成为“绝联”。到清末康有为才对出下联：“清国清民康有为有为”。“有为”虽有些自吹“有为”，总算是对上了。

所以，张謇为了投其所好，见面后还是给康有为出了一则上联：“四水江第一，四方南第二，先生来自江南，还是第二，还是第一。”

此联看似平常，实则了得。这上联巧妙之处在于四水，江(长江)、河(黄河)、淮(淮河)、济(大运河)，江为其首；四方是东南西北，南为第二。后面又用了先生来自“江南”，便是问康有为，你是处在什么位置上(是“江”还是“南”)？陪座宾客都朝向康有为，看他如何作答。

康有为稍作思索，便不慌不忙地答出下联：“三教儒居先，三才人居后，小子本是儒人，不敢居后，不敢居先。”“三教”是儒释(佛)道，儒居前；“三才”是天地人，人居后。康有为不仅答出了下联，还回答了张謇上联的问话。不愧是“张状元”“康圣人”，上联出得好，下联对得妙，堪称巧对也。

灯下漫笔

## 让我“闻风丧胆”的癞蛤蟆

◎梅九宏

小时候，我彻头彻尾地害怕癞蛤蟆之类的东西。那时生态环境好，这类益虫特别多，庄稼人很喜欢，而我碰到就特别揪心。

恐惧的起源是一次在幼儿园玩捉迷藏的游戏，小朋友们用布条牢牢蒙住我的眼睛，并把我国围在中间。我眼前一片漆黑，只能双手不停地朝四周乱抓，然后挪动脚步，突然脚下踩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，我以为是小朋友的脚，怕他溜走，使劲踩住不放，同时双手试图抓住他的身体，小朋友们在边上大叫，我越发激动，脚下更用力，双手舞动不停，可仍然什么也没抓住。我气得把布条扯开，往脚下一看，天哪！原来是只癞蛤蟆，几乎被我活活踩死。我吓得半死，半天缓不过神来。

这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，从此，我对癞蛤蟆敬而远之，甚至不敢正眼相看，更多的是害怕，可能也有一丝歉意。

上小学时，学校组织去务农，去晒谷场的必经之路上趴着一堆癞蛤蟆，我只得央求一个同学背着我通过，我双手牢牢锁住同学的脖子，眼睛也没敢睁，催促同学加快脚步，快速通过。

对癞蛤蟆的恐惧，被我延伸到声形与之相近的青蛙身上。一次去初中同学家玩，他引我到门边的窨井盖口，突然掀开反扣在盖口的面盆，我凑上前去，定睛一看，原来里面蜷缩着一只青蛙，我被吓得落荒而逃，同学在后面哈哈大笑。中学时，上生物课做实验，要解剖青蛙，我提前就请了病假，吓得未敢上这堂实验课，我哪敢下手啊！

大学暑假期间，一次我到同学家里小住几日，那时没有空调，一般是吹吹自然风，中午太热了，也玩累了，就放个门板在屋里地面上，我们两个并排躺着，正谈论着学校里好玩的事，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我一扭头，看到一只癞蛤蟆竟然爬到门板上了，与我面面相觑，吓得我几乎魂飞魄散。

虽然癞蛤蟆有着“蟾蜍”这样还不错的学名，在中国传统里还有着吉祥如意、招财进宝的美好象征，但也没有抵消我对它的惧怕。记得有一次去景区游玩，一个老宅子的主人眉飞色舞地讲解，忽然指着一口干涸的水井，说有个奇观，让我们自己去观察，我趴在满是青苔的井沿边，主人用手指向井底一块凸起的石头说，那里蹲着一只癞蛤蟆，已经掉进去好几年了，再也无法跳出来，这成为当地津津乐道的景点。可主人话音未落，我立即闪离，弄得我非常扫兴。

我大学毕业后到农村工作，与癞蛤蟆打交道成了无法回避的事情，每每经过田埂，看到青蛙、蛤蟆在脚边乱蹦，虽心里无比恐慌，却不得不装作若无睹、云淡风轻，竟然就慢慢克服了心理障碍，逐渐可以与它和谐相处。

如今，偶尔能听到蛙声一片，回想起这些趣事，我都会欣然一笑。原来，这个长得奇形八怪的生灵，一直贯穿在我的青葱岁月中，从害怕恐惧到安然接受，我也慢慢成长了，离开故乡，这些也成了亲切的回忆和淡淡的乡愁。

## 秋天的感怀

◎刘伯毅

时令过了白露，秋天的感觉来了。白露前，中午时还有灼热之感，那太阳也晃眼。白露后，太阳温柔多了，热则消散殆尽，再热等来年。最是傍晚落日，一点也不刺眼，可诗可画可酒可歌，身轻气爽，来去不留痕。

经过春的滋润、夏的洗涤，到了秋天，万物正清华，是最好时光。喜欢早上微薄薄荷般的秋凉，喜欢露水在晨光中蒸发的清冽味道，喜欢午后的香樟树下渐次摇曳的光影，喜欢一路盛开的桂花、菊花、一串红，仿佛在一瞬间就能铺满秋天柔软的心。

田野里最多的是稻穗，金黄的稻穗尽情吮吸阳光恩赐，从秧苗到成熟谷粒，一个循环的劳作，一份收

获的欢欣。蝴蝶飞走了，牛背上的短笛也没了，嘤嘤嗡嗡的蜜蜂到别的地方去闹了，湖面上的水也清澈明净，秋天显得娴静温顺。

秋是一壶温馨的酒，秋是一抹淡淡晚霞，秋是河水中一片绿洲，更像绿洲上的一泓甘泉。

秋来宜看林。酡红半醉的落日悬在梢间，林间一片肃穆的静寂，黄绿相间，红与白相衬，透着一种悠悠韵味，秀逸的树叶沐浴在飒飒秋天里，聆听渐远的暮鼓声声。那是一种无需任何雕饰的超然物外的安然。

秋日宜看云。几朵洁白的云团似随意泼墨而成，淡淡的、悠悠的，不似春云之缠绵，有胜夏云之丛生！仰望秋云，有时会怦然心动，为

那逐日淡去的身影，为那并未走远的美丽往事……

秋天是四季中最唯美多情的季节，当你与朋友一起坐在桂花树下分享桂花香韵，或漫步枫林欣赏枫叶如火般的秋韵情怀，或与情人伴侣在花前月下，就会发现秋天是这样静美浪漫。

秋天将夏日里所有轰轰烈烈的韵味化成一首首平和的诗，就像激情过后会流于平淡，丰美以后必然走向质朴朴实。有人爱秋，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；有人厌秋，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，但不管怎样认为，秋总横卧于冬夏之间，有如连接着青春与苍老的跳板，虽已卸下那份年轻，但它的从容风度让人留恋……

心窗片羽